

南
部
新
書
（一）
碧
雲
殿





南 部 新 書

(二)

錢 易 撰

王雲五主編
叢書集成初編
南部新書及其他一種
二 冊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

發行人

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翁

南部新書

庚

李敬彝宅在洛陽毓材坊。土地最靈。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。未大水前。預夢告求飲食。至其日。率其類過水頭。並不衝圯。

邱爲致事還鄉。特給祿俸之半。旣丁母喪。蘇州疑所給。請於觀察使韓滉。滉以爲授官致仕。本不理務。特令給祿。以恩養老臣。不可在喪爲異。命仍舊給之。唯春秋二時。羊酒之直。則不給。雖程式無文。見稱折衷。

開元末。有人好食羊頭者。常晨出。有怪在焉。羊頭人身。衣冠甚偉。告其人曰。吾未之神也。其屬在羊。吾以爾好食羊頭。故來求汝。汝輟食則已。若不已。吾將殺汝。其人大懼。遂不復食。

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二日。豐樂里開業寺。有神人足跡甚多。自寺門至佛殿。先是闍人宿門下。夢一人長二丈餘。被金甲執槊。立於寺門外。俄而以手軋其門。屬鐸盡解。神人卽俛而入寺。行至佛殿。顧望久之。而沒。闍人驚寤。及曉。視其門已開矣。卽具以夢白於寺僧。共視見神人之跡。遂告京兆。聞肅皇。命中使驗之。如其言。

段成式姪女乳母阿史。本荊州人。嘗言小時見鄰居百姓孔謙。籬下有蚓。口露雙齒。肚下足如螭。長尺五。

行疾於常。蚋謙惡。遽殺之。其年謙喪母及兄叔。因不可得活。

長安安邑坊元法寺者。本里人張頻宅也。頻嘗供養一僧。僧念法華經爲業。積十餘年。張門人譖僧通其侍婢。因以他事殺之。僧死後。闔宅常聞經聲不絕。張尋知其寃。因捨宅爲寺。

建中二年。南方貢朱采鳥。形如戴勝。善巧語。養於宮中。斃於巨雕。內人有金花紙上爲寫多心經者。尋泚犯禁闈。亦朱采之兆也。

元和以來。舉人用虛語策子作賦。若使陳詩觀風。乃教人以妄爾。

沃州山禪院。在剡縣南三十里。頗爲勝境。本白道猷居之。太和二年。有頭陀白寂然重修。白居易爲其記。

白君自云。白道猷肇開茲山。白寂然嗣興茲山。白樂天垂文茲山。沃州與白氏有緣乎。

吳郡陸懷素。貞觀二十年失火。屋宇焚燒。並從煙滅。唯金剛般若經獨存。函及標軸亦盡。唯經字竟如故。一房光庭嘗送親故葬。出定鼎門。際晚且饑。會鬻蒸餅者。與同行數人食之。素不持錢。無以酬付。鬻者逼之一房。命就我取直。鬻者不從。一房曰。乞你頭銜。我右臺御史也。可隨取直。時人賞其放逸。

長安四年十月陰。雨雪百餘日。不見星。明年正月。誅張易之等。

裴洎入相之年。才四十四。鬚髮盡白。

杭州靈隱山多桂。寺僧云。此月中種也。至今中秋望夜。往往子墜。寺僧亦嘗拾得。而巖頂崖根後產奇花。氣香而色紫。芳麗可愛。而人無知其名者。招賢寺僧取而植之。郡守白公尤愛賞。因名曰紫陽花。

溫璋爲京兆尹。一日聞挽鈴者三。乃一鷗也。尹曰：是必有探其雛者來訴爾。因命吏隨之。果得探雛者。乃斃之。

天寶末有密探艷色者。當時號爲花鳥使。呂向獻美人賦以諷之。有人問趙州師年多少。師曰：一串念珠使不盡。終年一百二十歲。

樊法師至中印度。那爛陀寺。館於幼日王院。覺賢房第四重閣。日供步羅果一百二十枚。大人米等。

吳融字子華。越州人。弟蛻亦爲拾遺。蛻子程爲吳越丞相。尙武肅女。程子光謙光遠二人。皆爲元帥府推官。入京並除著作郎。皆去光字。謙尋卒。遠終於水部郎中。累牧藩郡。

咸通中令狐綯嘗夢李德裕訴云：吾獲罪先朝。過亦非大。已得請於帝矣。子方持衡柄。誠爲吾請。俾窮荒孤骨得歸葬洛陽。斯無恨矣。他日令狐率同列上奏。懿皇允納。卒獲歸葬。

孔子廟始貞觀年立之。睿皇書額。洎武后權政。額中加大周二字。至大中四年。馮審爲祭酒。始奏琢去之。內外官職田。三月三十日水田。四月三十日麥田。九月三十日已前上者入後人。已後上者入前人。

程元振帥兵。經略河北。夜襲鄴。俘其男女千人。去鄴八十里。閱婦人有乳汁者九十餘人。放歸鄴。鄴人爲之設齋。

苗晉卿爲東都留守。有士健屢犯科禁。罪當杖罰。謂之曰：留守鞭武人甚易。捨之甚難。捨人之所易。遂捨之。武人自勵。卒成善士。

含元殿側龍尾道。自平階至凡詰屈七轉。由丹鳳門北望。宛如龍尾下垂於地。兩垠欄檻。悉以青石爲之。至今五桂猶有存者。興慶官九龍池。在大同殿古墓之南。西對瀛州門。周環數頃。水極深廣。北望之渺然。東西微狹。中有龍潭。泉源不竭。雖歷冬夏。未嘗減耗。池四岸植嘉木。垂柳先之。槐次之。榆又次之。兵寇已來。多被翦伐。

南中紅焦花。色紅有蝙蝠。集中。南人呼爲紅蝠。

景通禪師。初參仰山。後住晉州霍山。化緣將畢。先備薪於郊野。徧辭檀信。食訖。行至薪所。謂弟子曰。日午當來報。至日午。師自執燭登積薪上。以笠置頂後。作圓光相。手執拄杖。作降魔杵勢。直終於紅焰中。滕王蜂蝶圖。有名江夏班。大海眼。小海眼。村裏來。菜花子。

令狐相綯。以姓氏少。族人有投者。不憊其力。繇是遠近皆趨之。至有姓胡冒令者。進士溫庭筠戲爲詞曰。自從元老登庸後。天下諸胡悉帶令。

貞觀六年。王珪任侍中。通貴漸久。不營私廟。四時猶祭於寢。爲有司所彈。文皇優容之。特爲置廟於永樂坊東北角。

司刑司直陳希閱。以非才任官。庶事凝滯。司刑府史目之爲高手筆。言秉筆支頤。半日不下。故目之曰高。手筆。又號案孔子。言竄削至多。紙面穿穴。故名。按孔子。

陳懷卿。嶺南人也。養鴨百餘頭。後於鴨欄中除糞。中有光燦燦然。試以盆水沙汰之。得金十兩。乃覘所食。

處於舍後山足下。因鑿有鏗金。銷得數十斤。時人莫知。懷卿遂巨富。仕至梧州刺史。舊吳修爲廣州刺史。未至州。有五仙人騎五色羊。負五穀而來。今州廳梁上。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爲瑞。故廣南謂之五羊城。

裴旻山行。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。將及旻。旻引弓射殺之。大如車輪。因斷其絲數尺收之。部下有金瘡者。剪方寸貼之。血立止。

魏知古年七十卒於工部尙書。妻蘇氏不哭。含訖舉聲。一慟而絕。同日合喪。

曲江池。天祐初。因大風雨。波濤震盪。累日不止。一夕無故。其水盡竭。自後宮闕成荆棘矣。今爲耕民畜作陂塘。資澆溉之用。每至清明節。都人士女。猶有汎舟於其間者。九龍池。上巳日亦爲士女汎舟嬉遊之所。

白傅葬龍門山。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。立於墓側。至今猶存。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。過其墓者。奠以卮酒。冢前常成泥濘。

裴說應舉。只行五言詩一卷。至來年秋復行舊卷。人有譏者。裴曰。只此十九首苦吟。尙未有人見知。何暇別行卷哉。咸謂知言。

宣皇製秦邊陲曲。撰其詞云。海岳晏咸通。此符武皇之號也。

李邵爲賀牧。與妓人葉茂連江行。因撰骰子選。謂之葉子。咸通以來。天下尙之。

繡嶺宮。明慶二年置。在硤石縣西三里。亦有御湯。

崔圓妻在家。見二鵲構巢。共銜一木。大如筆管。長尺餘。安巢中。衆悉不見。俗言見鵲上梁必貴。

李訥僕射。性卞急。酷尙奕棋。每下子安詳。極於寬緩。往往躁怒。作家人輩。則密以奕具陳於前。訥觀便忻然改容。以取其子布弄。都忘其恚矣。

懺之始。本自南齊竟陵王。因夜夢往東方普光王如來所。聽彼如來說法。後因述懺悔之言。覺後卽賓席。梁武王融謝朓沈約共言其事。王因茲乃述成竟陵集二十篇。懺悔一篇。後梁武得位。思懺六根罪業。卽將懺悔一篇。乃召真觀法師慧式。遂廣演其文。述引諸經而爲之。故第二卷中發菩提心文云。慧式不惟凡品。輕標心志。實由渴仰大乘。貪求佛法。依倚諸經。取譬世事。卽非是爲。邠后所作。今之序文。不知何人所作。與本述不同。近南人新開印本。去其慧式二字。蓋不知本末也。

白仁哲。龍朔中爲虢州朱陽尉。差運米遼東。入海遇風。四望昏黑。仁哲憂懼。卽念金剛經三百遍。忽如夢寐。見一梵僧謂曰。汝念真經。故來救汝。須臾風定。八十餘人俱濟。

鯉脊中鱗一道。每鱗上有小黑點。大小皆三十六鱗。唐律取得鯉魚卽宜放。仍不得喫。號赤鱗公。賣者決六十。

三原之南薰店。貞元末有孟媪者。百餘歲而卒。年二十六嫁張審。審爲郭汾陽左右。與媪貌相類。審死。媪僞衣丈夫衣。爲審弟。事汾陽。又凡一十五年。已年七十二矣。累兼大夫。忽思死。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婦。

誕二子。曰滔曰渠。滔年五十四。渠年五十二。

連山張大夫博好養貓兒。衆色備有。皆自製佳名。每視事退至中門。數十頭拽尾延脰盤踞。入以繡紗爲幃。聚其內以爲戲。或謂搏是貓精。

昇平裴相昆弟三人。俱盛名。朝中品藻。謂佻不如儻。儻不如休。

貞元十三年二月。授許孟容禮部員外郎。有公主之子請兩館生。孟容舉令式不許。主訴於上。命中使問狀。孟容執奏。竟不可奪。遷本曹郎中。

鄭致雍未第。求婚於白州崔相遠。初許而崔有禍。女則填宮。至開平中。女托疾出本家。致雍復續舊好。親迎之禮。亦無所闕。尋崔氏卒。杖經葦周。莫不合禮。士林以此多之。場中翹首。一舉狀頭。脫白授校書郎。入翰林。與邱門同敕。不數年卒。

鎮州普化和尙。咸通初。將示滅。乃入市。謂人曰。乞一人直掇。人或與披襖。或與布裘。皆不受。振鐸而去。時臨濟令送與一棺。師笑曰。臨濟厮兒饒舌。便受之。乃告辭曰。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。郡中相率送出城。師厲聲曰。今日葬不合青烏。乃曰。第二日南門遷化。人亦隨之。又曰。明日出西門去。人出漸稀。出已還。返人意稍息。第四日自槩棺出北門外。振鐸入棺而逝。人奔走出城。揭棺視之。已不見。唯聞鐸聲漸遠。莫測其由。

張鑑父齊邱。酷信釋氏。每旦更新衣。執經於像前。念金剛經十五遍。積十年不懈。永泰初。爲朔方節度使。

衙內有小將負罪。懼事露。乃扇動軍人數百。定謀反叛。齊邱因衙退於小廳間行。忽有兵數十。露刃走入齊邱左右。惟奴僕。遽奔宅門。過小廳數步。迴顧又無人。疑是鬼物。將及宅。其妻女奴婢復叫呼出門云。有兩甲士。身出廳屋上。時衙隊軍健聞變。持兵亂入。小廳前見十餘人。屹然庭中。垂手張口。投兵於地。衆遂擒縛五六人。瘖不能言。餘者具首云。欲上廳。忽見二士長數丈。瞋目叱之。初如中惡。齊邱因之斷酒肉。

天寶中。哥舒翰爲安西節度使。控地數千里。甚著威令。故西鄙人歌曰。北斗七星高。哥舒夜帶刀。吐番搃殺盡。更築西重壕。時差都知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。值楊國忠專權好貨。擢逗留不返。因納賄交結。翰續入朝奏。擢知翰至。擢求國忠拔用。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。充劍南西川節度使。敕下就第辭翰。翰命部下就執於庭。數其罪而殺之。俄奏聞。帝卻賜擢屍。更令翰決一百。

至德初。安史之亂。河東大飢。荒地十五里。生豆穀。一夕掃而復生。約得五六千石。其米甚圓細。復美人皆賴焉。

李德裕幼時。嘗於明州。見一水族。有兩足。背如雞。魚身。終莫辨之。

劉晏任史部。與張繼書云。博訪羣材。揖對賓客。無如戴叔論。

吉頊之父。哲爲冀州長史。與頊娶南宮縣丞崔敬女。崔不許。因有故脅之。花車卒至。崔妻鄭氏抱女大哭。曰。我家門戶底。不會有吉郎。女堅臥不起。小女自當登車而去。頊後入相。

雷公墨雷州之西有雷公廟。彼中百姓每年配納雷鼓雷車。人有以黃魚、鹿肉同食者，立遭雷震。人皆敬而憚之。每大雷後，人多於野中拾得鱉石，謂之雷公墨。扣之鏗鏘然，光瑩如漆。又於霹靂處或土木中收得如楔如斧者，謂之霹靂楔。與兒帶皆辟驚邪。與孕婦人磨服爲催生藥，皆有應驗。

訶子湯。廣之山村皆有訶梨勒樹。就中郭下法性寺佛殿前四五十株。子小而味不澀。皆是陸路。廣州每歲進貢。只採茲寺者。西廊僧院內老樹下有古井。樹根蘸水。水味不鹹。院僧至訶子熟時，普煎此湯。以延賓客。用新訶子五顆，甘草一寸，並拍破。卽汲樹下水煎之。色若新茶。味如綠乳。服之消食疎氣。諸湯難以比也。佛殿東有禪祖慧能受戒壇。壇畔有半生菩提樹。禮祖師啜乳湯者，亦非俗客也。近李夷庚自廣州來，能煎此味。士大夫爭投飲之。

天授三年始置試銜。

李延壽所撰南北史，因父太師先有纂集未畢，追終先志。凡十六載方畢，合一百八十卷，並表上之。其表云：北史起魏登國元年，盡隋義寧二年。凡三代二百四十年。兼自東魏天平元年，盡齊隆化二年。又四十四年行事。總編爲本紀十二卷，列傳八十八卷。謂之北史。南史起宋永初元年，盡陳禎明三年。又四十四年行事。總編爲本紀十卷，列傳七十卷。謂之南史。南北兩朝合一百八十卷。其表云：鳩集遺逸，以廣異聞。去其冗長，揚其菁華。既撰自私門，不敢寢嘿。又云：未經聞奏，不敢流傳。輕用陳聞，伏深戰越。元相稹之薨也，卜葬之夕，爲火所焚，以煨燼之餘瘞之也。

李德裕自西川入相。視事之日。令御史臺榜興禮門。朝官有事見宰相者。皆須牒臺。其他退朝從龍尾道出。不得橫入興禮門。於是禁省始靜。

天寶中有樵人入山醉臥。爲蛇所吞。因以樵刀畫腹得出。久之方悟。自爾半身皮脫。如白風狀。上官昭容儀之孫也。其母將誕之夕。夢人與秤曰。持此秤量天下文士。母視之曰。秤量天下。豈是汝耶。口中嘔嘔如應曰是。

德皇西幸。知星者奏曰。逢林卽住。及至奉天。奉天尉賈隱林入謁。遂拜侍御史。

睿皇時。司馬承禎歸山。乃賜寶琴花帳以送之。公卿多賦詩以送。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三十餘篇。爲製序名曰白雲子也。

開元八年。穀水夜半漲。時伐契丹。兵營於彼。漂沒二萬人。唯行綱夜樗蒲不睡。接高獲免。

衛中行自福察有贖。流於潘州。會赦北還。死於潘之館。置於白塘中。南人送死。無棺槨之具。稻熟時理米。鑿木若小舟以爲白。土人呼爲白塘。

范液有口才。薄命所向不偶。曾爲詩曰。舉意三江竭。興心四海枯。南遊李邕死。北望宋珪殂。

進士周逖。改次千字文。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。將進之。請頒行天下。先呈宰執。右相陳公迎問之曰。有添

換乎。逖曰。翻破舊文。一無添換。又問翻破盡乎。對曰。盡。右相曰。枇杷二字如何。翻破。逖曰。唯此兩字依舊。右相曰。若如此。還未盡。逖遂巡不能對。

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。節假直五日。謂之伏豹直。百司州縣初授官陪直者有此名。杜易簡解伏豹之義云。直宿者。離家獨宿。人情所遠。其人初蒙榮拜。故以此相處。伏豹直者。言衆官皆出。此人獨留。如藏伏之豹。伺候待搏。故曰伏豹耳。韓琬則解爲爆直。言如燒竹。遇節則爆。封演以爲舊說。南山赤豹。愛其毛體。每雪霜霧露。諸禽獸皆出取食。唯赤豹深藏不出。故古人以喻賢者隱居避世。鮑明遠賦云。豈若南山赤豹。避雨霧而深藏。而言伏豹豹直者。蓋取不出之義。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。何必以遇節而比燒竹之爆也。

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。卽古之公朝也。字本作牙。詩曰。祈父子王之爪牙。祈父司馬。掌武備。象獸以牙爪爲衙。故軍前大旗。謂之牙旗。出師則有建牙禡牙之事。軍中聽號令。必至牙旗之下。與府朝無異。近俗尙武。是以通呼公府公門爲牙門。字稱訛變轉爲衙。

官衙之名。蓋與近代當是選曹補授。須存資歷。聞奏之時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。次書擬官於後。使新舊相銜不斷。故曰官衙。亦曰頭衙。所以名衙者。言如人口衙物。取其連續之意。又如馬之有衙。以制其首。前馬已進。後馬續來。相似不絕者。古人謂之衙尾。相屬。卽其義也。

薛宜僚會昌中爲士庶子。充新羅册贈使。由青州泛海。船頻阻惡風雨。至登州。卻漂回青州。郵傳一年。節度烏漢貞加待遇。可籍中飲妓段東美者。薛頗屬情。連帥置於驛中。是春薛發日。祖筵鳴咽流涕。東美亦然。及於席上留詩曰。阿母桃花方似錦。王孫草色正如烟。不須更向滄溟望。惆悵歡娛恰一年。薛到

外國未行册禮。旌節曉夕有聲。旋染疾。謂判官苗田曰。東美何故頻見夢中乎。數日而卒。苗攝大使行禮。薛旅櫬還。及青州。東美乃請告。至驛。素服奠。哀號撫柩。一慟而卒。情緣相感。頗爲奇事。

沈詢嬖妾有過。私以配內豎歸秦。詢不能禁。旣而妾猶侍內。歸秦恥之。乃挾刃伺隙殺詢。及其夫人於昭義使衙。是夕詢嘗宴府中賓友。乃更歌着詞。令曰。莫打南來鴈。從他向北飛。打時雙打取。莫遣兩分離。及歸而夫婦併命。時咸通四年。

顧非熊少時嘗見鬱棲中壞綠裙幅。旋化爲蝶。張周封亦言百合花合之泥。其隴經宿亦化爲大蝶。

胡濶者。吳少誠之卒也。爲辯州刺史。好擊毬。南方馬廐小。不善馳。濶召將吏蹴鞠。且患馬之不便翫習。因

命夷民十餘輩肩舁。據輦攜杖。肩者且繫旋環如風稍息。濶卽以策叩其背。犯鞭亟走。濶用是爲笑樂。

三藏。謂大乘中及薛婆多部。諸小乘經量部師唯立二藏。比四天宗部各異一素怛纒藏。此云契經。能契於理。及

攝生。故佛地論云。能貫攝故名爲經。佛初成道。爲五俱輪等說。四諦十二行法。卽三轉法輪經爲首。此

幻化相而談名幻性說。初成正覺。爲諸菩薩稱法界性說。華嚴經譬如日出先照高山。爾時聲聞在會。

如此方時卽四十二章經爲首。開元錄卽大般若經爲首二毗奈耶藏。此云調伏。如期所應爲調伏。故攝論云。調和

控御身語等業。制伏滅除諸惡行。故律卽以四分戒經爲上首。卽佛成道十二年中說。若約教至此方。

卽以遺戒經爲首。又律有大乘小乘律令。此律藏卽以菩薩地持經爲首。亦名爲論。亦名菩薩戒。此開元次第也。三阿毗達磨藏。達磨此云法。阿毗有

四義。此云對法。數法伏法通法。對法向無注涅槃。故又有通釋契經義。故此藏亦名卽波提鑠。古云優

波提舍。此云論議。又曰摩咀里迦。古曰摩德里迦。此云本無。自佛在世及滅度後。大小乘各有制造。不可見其先後。若依開元錄。卽大智度論爲首。龍樹菩薩造聖賢集。傳契經。應頌記。別諷誦。自說緣起。譬喻。本事。本生。方廣。希法。論議。亦名爲十二部經。謂部類也。以轉法輪三周。總說十二行相。能銓彼教分類。故分十二。又破十二有支入十二處所說法。亦爲十二示。

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。寓居許州。將入貢於春官。時薛能尙書爲鎮。先繕所業詩五十篇。以爲贊。濡翰成軸。於小亭凭几閱之。未三五首。有戴勝自簷飛入。立於案几之上。馴狎良久。伸頸鞞翼而舞。向人若將語。久之。又轉又舞。向人若如是者三。超然飛去。心異之。不以告人。翌日投詩。薛大加禮待。居數日。以其子妻之。

濠州西有高塘館。附近淮水。御史閻敬愛宿此館。題詩曰。借問襄王安在哉。山川此地勝陽臺。今朝寓宿高塘館。神女何曾入夢來。軺軒來往莫不吟諷。以爲警絕。有李和風者至此。又題詩曰。高唐不是這高塘。淮畔江南各一方。若向此中求薦枕。差參笑殺楚襄王。讀者莫不解顏。後因失印。求新鑄。始添濠字。喬林天寶初。自太原赴舉。過大梁。有申屠生善鑿人。謂之曰。惜其情反於氣。心不稱質。若交極位。不至百日。年過七十。當主非命。咸如其言。復在相位八十七日。七月七日生。七月七日誅。

蕭穎士。開元中年十九。擢進士第。儒釋道三教。無不該通。然性褊躁。忽忿戾。舉世無比。常使一傭僕杜亮。每一決責。便至力殫。亮養瘡平復。爲其指使如故。人有勸曰。豈不知但以愛其才而慕其博奧。以此戀

戀不能去。卒至於死耳。